

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的新任务

——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例

戴庆厦 尹朋灯

[提要]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语言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安全和发展。本文以党中央“强边固防”方针为指南，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个案，对边疆语言的属性进行分析，论述边疆语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强调必须加强边疆语言研究，并提出了必须做好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的五项工作。

[关键词] 新时代 边疆语言研究 国家安全

本文以党中央“强边固防”方针为指南，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个案，依据边疆语言、边疆社会文化的客观事实，论述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必须做好的五项工作。

一 边疆语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我国有130多种语言，依据其分布地是否在边疆来区分，可分为边疆语言和内地语言两大类。两类语言的特点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边疆语言是语言研究的对象之一。边疆语言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边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特点，以及边疆语言与边疆民族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旨在推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我国是一个边疆语言数量多、类型多、特点复杂多样的国家，拥有边疆语言研究用之不竭的资源。边疆语言丰富多彩的特色，构成了中国语言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进入新时代，怎样认识边疆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做好边疆语言工作的必要条件。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边疆语言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

边疆语言由于地处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产生了与内地语言不同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边疆地区要加快步伐，与内地先进的地区共同前进，必须根据边疆实际解决好语言使用问题。由于边疆语言大多是跨境语言，与境外语言相通或相近，因此存在如何利用境内外语言相通的条件来发展边疆、处理好边疆语言与境外语言关系的问题。边疆语言具有多类型的特点，包括使用人口多寡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迁徙状况不同等类型，需要做不同类型的语言学研究。在新时代，由于改革开放、巩固国防、发展边疆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解决好边疆语言的使用和服务问题，使其有助于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之，边疆语言在语言研究乃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但是，边疆语言研究是门新兴的学科，在现代语言学中也还是未被深入认识的领域，没有太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国内外学界目前也尚未取得较多的研究经验。所以，必须重视、加强边疆语言的研究。我国完全能够依靠自己语言资源的优势和已积累的研究能力，在边疆语言的研究上做出特殊的贡献。我们有能力在进行深入、广泛、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取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边疆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当然也要看到，科学地认识一个国家边疆语言的共时面貌和历史演变规律，绝非易事，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到的。

边疆语言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既属于语言学，又与边疆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统计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做好边疆语言研究，必须要有各相关学科的支持和配合。

根据我国边疆语言的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边疆语言的研究在策略上必须集中精力做好不同类型的个案研究，有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基础，才有可能作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如果能够出现一批既有丰富的语言事实、又有独到观点的调查研究个案，边疆语言的建设必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本文主要以笔者比较熟悉的景颇语为个案，阐述边疆语言问题，主要对景颇语的边疆语言属性及新时代的研究任务作点分析，谈点认识，与大家交流。

二 景颇语是一种特点丰富的边疆语言

研究边疆语言，除了研究其语言功能和语言结构的特点外，还必须掌握与边疆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基本特点。语言的社会、文化特点，是分析边疆语言属性的基础知识，也是提升边疆语言问题认识的依据。

我国境内的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梁河、陇川、瑞丽、芒市等县市的边境山区，还有少部分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以及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边境山区。我国景颇族是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共有 16 万零 471 人（2020 年）^①，分布在长达 500 多公里的西南边境线上，与缅甸接壤，许多村寨与国外的村寨相连，甚至还有交错在一起的。在我国边境民族中，景颇族是处于边境最前沿、边境人口比例较高的民族之一。

境外的景颇族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印度等国。缅甸的景颇族约有 150 余万人，主要聚居在与中国接壤的克钦邦、掸邦等地；在泰国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约有 1.3 万人；在印度主要分布在阿萨姆邦，约有 4 万人。此外，在美国、日本、英国、阿根廷、菲律宾等国还有少量旅居的景颇族。跨境因素是影响景颇族、景颇语特点及演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境内外景颇族的民族特点基本一致，如对外都称“景颇”。但在内部分别以支系名自称，并分别使用不同的支系语言。不同支系之间的交流以景颇支系的语言景颇语为通用语。生活习惯、宗教习俗、服饰爱好等大致相同。还有相同的历史传说、口传文学、传统工艺、音乐舞蹈等。境内外景颇族都认为其祖先的根在中国，共同发源于中国西北部、靠近喜马拉雅山的目拽兴拉山（Majoi Shingra Bum）。在古代，由于社会、经济、气候等因素的变化，整个族群才逐渐南迁至中国云南边境以及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在他们为逝者念诵的送魂词里，

^① 见《中国统计年鉴—2021》第二部分中的“2-22 分民族、性别的人口数”，其中男性为 7 万 8234 人，女性为 8 万 2237 人。网址：<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1/indexch.htm>。

都有祖宗来自中国西北高原的传说。所以，“根在中国”这一理念，在境内外景颇族中普遍存在，同根同祖的客观事实在各国景颇族中老幼皆知、世代相传。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已证明，景颇族是由古代氐羌人群分化出来的一支人群。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这支人群逐渐向南迁移，并逐步形成现代的分布格局。

长期以来，各国景颇族保持交往，包括互市、互婚和走亲串戚等。五天一次的“街子天（赶集日）”，成为相互见面、交流、互换产品的喜庆日子。一年一度的景颇族“狂欢节”——目瑙纵歌节，是各国景颇族盛大的狂欢节日，参加人数多达上万。一到节日，中国和缅甸边民穿上景颇族服装，带上景颇族食品，兴高采烈地进入目瑙会场，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跳起景颇族传统舞蹈。凭着舞步和音乐，原本不相识的也可以成为好朋友。

景颇族主要有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等五个支系。支系之间的差异主要是语言不同，其他民族特征如民族心理、服饰、宗教、节日、习俗、饮食等大体一致。

景颇族按支系分别使用五种不同的支系语言。景颇语是景颇支系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另外四种支系语言——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波拉语，都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景颇语与其他四种语言差异较大，不能互相通话。后四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小一些，但其语音、词汇、语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支系对自己的支系语言都有浓厚的感情，即便是同一家庭内，如果成员是不同支系，则各自坚持说自己支系的语言，而且坚持说到老。支系语言的使用，已形成一套严格的规则。由于多语言的存在，各支系普遍出现兼用其他支系语言的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景颇族还发展为普遍兼用汉语的双语人，这对景颇族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缅甸的景颇族，有不少人兼用缅甸国语缅语。这是因跨境而形成的语言兼用上的差异。在文字使用方面，境内外景颇族都使用景颇文，景颇文是按景颇语拼写的拉丁拼音文字，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此外，中国政府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制了拼写载瓦语的载瓦文，主要供景颇族载瓦支系使用。我国平等的语言政策，受到缅甸景颇族的普遍称赞。

三 景颇语的边疆语言属性分析

科学地认识边疆语言的特点，必须对其边疆语言属性进行分析。景颇语的边疆语言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景颇语既是边疆语言，又是跨境语言

景颇语分布在广阔的边界线上，由于境内外景颇语相通，景颇语对搞好边疆的建设、处理好境内外关系，以及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都有特殊的作用。

（二）景颇语长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生存、发展

我国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一个稳固的、持续的、有益于各民族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及其语言在共同体中得到不断发展，处于边疆地区的景颇族及其语言也是这样。边疆语言与内地语言一起，相互交流、互相补足、共同发展。景颇族自秦汉以来，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学习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不断吸收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语言，有一些人还兼用了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汉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理念也通过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传播并融入到景颇族文化之中。在景颇族文化系统中，包含了许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分，如汉族的春节、中秋节和清明节已被景颇族所吸收，并当成重要的节日在过；当地的

汉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也欢天喜地与景颇族一同欢度目瑙纵歌节。景颇族也为共同体的文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境外的景颇族早期居住在中国，也受到共同体的熏陶和影响，即使后来移居他国，也还保留了原先在中国时获得的一些文化元素，如景颇语词汇系统中都含有一定数量的汉语词，而且汉语词还能作为词素与本族语词一起构成新词，以满足社会生活交际的需要。景颇语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因”，已成为其发展的绵绵不断的力量。

（三）景颇语与国内其他民族语言存在和谐与协调

我国的景颇语与其他民族语言共同处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都长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流是和谐交融的，表现为相互学习使用对方的语言文字、互相吸收对方语言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如：景颇语除了借用汉语的词汇外，还吸收了一些傣语词汇、境外的缅语借词来丰富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景颇语的语言影响和语言兼用已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转型。如今，景颇族大部分人已是母语、汉语兼用的双语人，语言借用也转型为主要向汉语借用。其他民族也尊重、喜欢景颇族的语言及文化。笔者在景颇山寨时接触过一些汉族，他们说的景颇语与景颇人一样，还能流利地用景颇谚语、成语表达思想。在历年举行的景颇族盛大节日目瑙纵歌节里，周围的汉族、傣族、傈僳族、阿昌族等群众都会欢欣鼓舞地参加，从中欣赏和感受景颇族的传统文化。国外景颇族也同样受到汉族、汉语的影响，有的除兼用本国的国语缅语外，还会说些汉语。

（四）中国景颇语与缅甸景颇语存在和谐与竞争

境内外的景颇族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也相互尊重对方所使用的语言，彼此会从对方使用的语言中吸收有用的新词术语来丰富自己的语言。中国景颇语与境外景颇语在语言结构上基本一致，相互间能够无障碍地交流思想；差别主要是中国景颇语的借词主要来自国家通用语汉语，而缅甸景颇语的借词主要来自缅甸国语缅语。这是由所在国主体民族的不同决定的，有其客观必然性。由于两国景颇族居民互相阅读对方的报纸、杂志，听对方的广播，在母语使用和规范上会存在互补。缅甸景颇族羡慕中国景颇族能够充分享受自由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但又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不同，两国语言的丰富发展、规范化也存在某些差异，表现在怎么使用新词术语、语音语法怎么规范等方面。

（五）边疆语言景颇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由于边界两侧语言相近、相通，边疆语言景颇语在两国意识形态斗争中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笔者之一在云南边境畹町、瑞丽、陇川、盈江等景颇族地区生活过，目睹了当时边疆工作的复杂性、艰苦性。那时，敌对势力趁边疆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条件，利用民族语言煽动景颇族群众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1954年，就有个别干部听信谣言而脱离了队伍。在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群众由于受到谣言的蛊惑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当时，边疆干部和边防官兵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使用景颇语进行宣传，说明真相，教育群众，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发展。事实证明，不熟悉群众所使用的语言，就难以开展群众工作。

改革开放后，景颇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高楼在边疆拔地而起，公路直通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电话、电视、手机，昔日只有一条石街的瑞丽县城，现在已有安装了红绿灯的现代化街道。一系列的变化，令境外景颇族居民羡慕不已。如今，边界开放，境外景颇族纷纷来到中国务工、上学，都想在中国长期居住。他们看到街道上有景颇文路牌、商店里有景颇文读物，时不时还能听到景颇族歌曲，感到非常亲切。他们看到中

国景颇族的穿着、住房、交通等都有了很大改善，对前途充满信心，都以自己的祖国为自豪，称赞说：“中国大变样了。”

2014年2月20日至23日，在边境城市瑞丽市举办了“瑞丽市2014年目瑙纵歌节暨景颇族国际学术交流大会”，来自中国、缅甸、泰国、印度、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景颇族齐聚一堂，共商景颇族发展大事。会上，各国景颇族发自内心地赞扬中国边疆建设搞得好，景颇族过上了好日子，景颇族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景颇族教授朵示拥汤在会上用景颇语作了“景颇族的根来自中国”的学术报告，博得各国代表的一致赞同。我们深深体会到，正是由于我国的进步、发展，国外景颇族才从心里赞扬中国、羡慕中国。

以上从几方面分析了景颇语的边疆语言属性，是根据边疆的语言实际情况提升的认识，是从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事实说明，建设边疆、发展边疆，必须重视边疆语言的特点和作用，解决好边疆语言的关系以及发展、使用问题。

四 新时代边疆语言景颇语研究

下面，根据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精神，简要论述新时代边疆语言景颇语研究的五项任务。

（一）正确估量景颇语的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为了认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从2010年起，中央民族大学组织调查组，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功能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景颇语方面，做了多次调查，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并出版了几部新著，包括《耿马县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演变》（戴庆厦2010a）、《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戴庆厦2010b）、《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演变》（戴庆厦2011）等。这些研究成果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边疆语言的景颇语，在边疆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景颇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民由母语单语制转变为“母语+国家通用语”的双语制。但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会有什么新变化，这些都需要运用新时代的理论和要求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提出新认识和新对策。

语言的功能和使用状况处于不断变化中。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语言的结构和使用特点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语言的发展有其新特点，这就决定了语言工作者必须有计划地开展新时代语言国情调查。

（二）科学估量景颇语在新时代的作用

新时代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处于边境前沿的景颇语的功能必然会进一步增强。所以，必须正确估量景颇语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景颇语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处理境外事务、促进对外贸易及与境外民族相互沟通中的特殊作用等。还必须调查在新时代由于经济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变化、婚姻状况的变化，景颇语在使用中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其使用功能及其内部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特点。还要调查研究在新时代景颇语的使用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加强民族团结能起到哪些作用，与境外的跨境语言关系如何等等。中国景颇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必须研究新时代如何保护小语种及小语种如何规范、发展等问题。

（三）充分调查景颇族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状况

境内外景颇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学会本国的通用语或国语，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必然要求。我国广大景颇族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深深体会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要发展、进步，要与各民族一起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掌握好国家通用语。努力学好国家通用语已成为景颇族的自觉行为和美好愿望。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景颇族积极主动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兼用国家通用语。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景颇族国家通用语的水平还有待不断提高，要由一般的交际能力提高至能熟练使用，并能通过国家通用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现代化建设。除了掌握通用语外，景颇族还要有使用规范汉字的能力。为此，必须广泛调查研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景颇族地区各领域的使用状况，包括水平层次、教学经验、成效状况、存在问题等，还要调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母语文的关系，努力促进景颇族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普遍提高。要注意处理好中缅两国景颇族在学习各自国家的通用语或国语中的不同特点，做到相互借鉴，互相促进。

新时代景颇族的语言国情调查，可以分别从不同方面进行。如：聚居的和杂居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支系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等等。要把握好景颇族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以及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四）调查研究景颇语的语言适应和语言发展

在新时代进程中，景颇语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必然会不断改变自己的使用功能和语言结构特点。比如，景颇语要大量借用、创制表达新事物的新词术语，要增加新的句型，要增强语言使用功能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中的各民族语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语言适应和语言发展的演变规律。我们应当花力气研究新时代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适应和语言发展，探索不同语言的适应规律和手段。这是新时代语言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课题。

（五）调查研究景颇语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由来已久。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所以语言中必然会含有共同体的因素，能够从语言中取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证据。掌握好不同语言中共同体的证据，包括共时的、历时的，显性的、隐性的，直接的、间接的等，必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当前语言研究中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景颇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边疆民族语言一样，景颇语中必然含有大量的共同体基因，能够从历史传说、文学、人名、地名、家谱和语言中的构词、借词及语言兼用等各方面获取大量有价值的共同体元素，还可以从景颇语与其他各民族语言的接触和交融中提取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证据。揭示景颇语中蕴含的共同体元素，有助于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是一项新的研究，必须用心挖掘，积累经验。

新时代边疆语言的调查研究大有可为，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为便于边疆语言的调查研究，我国民族语言工作者有必要设计一个“新时代边疆语言调查工作方案”，供调查研究使用。其内容可包括任务、规模、步骤、方式、方法、操作程序、人员培养等。笔者还建议举各地语言工作者之力，编写一套《中国边疆地区语言状况丛书》。这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必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工程，能及时地、准确地为国家提供边疆地区的语言状况以及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推动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陈章太. 2007. 《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 《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戴庆厦主编. 1993. 《跨境语言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戴庆厦. 2008. 《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国情调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戴庆厦主编. 2010a. 《耿马县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戴庆厦主编. 2010b. 《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戴庆厦主编. 2011. 《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戴庆厦. 2014. 《论开展全国第二次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大调查的必要性》, 《民族翻译》第3期.
- 范俊军、肖自辉. 2010. 《国家语言普查刍议》, 《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国家统计局编. 2021. 《中国统计年鉴—202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06.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 北京: 语文出版社.

New Missions of Border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n the Jingpo Language

DAI Qingxia and Madeing Bung Teing

[Abstract] Border security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border area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borde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border area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fortified national defense, we focus on the case of the Jingpo language in this paper, analyzing the attributes of a border language and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the study of border languages. Meanwhile, we emphasize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border languages, and propose five tasks that must be done in the study of border languag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era border language study national security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